

## 盛世的感時玄言 — 張晉的《又一季》

「反者道之動。」 — 《道德經》

出生於四川東北部的山區，攝影師張晉的求學路並不崎嶇險阻，如履平地的在內地直升化學碩士。2004年負笈紐約，三年後取得博士學位，登上學術青雲卻四顧茫然。08年歸國，移居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，放棄坦途，投身創作。隔年仲夏展開《又一季》的拍攝計畫，四年間，簡省克難地搭乘原始的交通工具，一路搖搖晃晃的在陝西、寧夏、甘肅、青海四地的大小城鄉，且停且走。

概略地閱覽《又一季》，近百張影像予人體氣高古、孔靜幽默的綜合感受。作品的影調大抵清平明朗，其義卻如玄文處幽，不易在短暫的摸索過程中，掌握住抽象的旨趣。眼前無路想回頭，與其堅採主客對立的觀看方式，把全副精神放在客體上，何妨思索自己對照片中事物、文化的識與不識，據此為閱讀和對話的出發點。

從此作的定題推敲，《又一季》直覺是一感時歎逝之作，甚或「情感發炎的紀錄」。不過，審視作品的整體氛圍，除了少數影像勉強能如是比附之外，多數情況下，張晉並無為情造文或窮情寫物之意。他的無所用意，弔詭地予以影像「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」的即目感，一種彷彿不帶認識意圖的直觀。無所用意的創作者，居心叵測，然必別有用心之處，因而格外引人關注其心境的確切經緯。

權且根據個別照片的命名，粗略地判讀張晉的意向。基本上，他採取存而不論的客觀描述方式，感覺有意將如同標本般僵固的時空和現象，程度不一地還原，賦予原初的生機與動能。雖然偶有流於主觀之處，但大體不死於句下。也

因此，原本假道時令或節氣之名的感時思路，自此分道，脫離地表，派生出平行於現世的抽象連結。

張晉的創作心鏡不免沾染塵埃，但不障礙心境的出離。他的感時目光無所逃於天地，卻不止於外境的耽美或自況。意象欲生，造化已奇。當雙眼的焦距超過了現實的物距，心目中真正的焦點，或許神會於鏡頭刻度上無限遠符號的抽象所指之境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呼之欲出的被攝物，宛若《道德經》上的玄言奧語，無以名狀又近在眼前。要言之，相紙上所體現之物，即多年來張晉在創作道路上觀象於天的體悟(heuristics)。若分別循儒道兩家的觀點以格物，此作欲言之物，也許是《論語》「天何言哉」中所指陳的天地造化，以及莊子所謂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」的自然 (self-so-ness)。

《又一季》確而不定的感時意象，在工具意義上，可能因攝影語彙的參差而晦澀難明。但是張晉熨斗般的眼光，又悄然將時序推移更迭的種種皺摺，一視同仁地撫平延展。令形質殊異的事物，得以在相同的語意層面上，平整地鋪陳與擴張。再者，此作所隱含超越世情與傳統審美的價值觀，或許足以發人深思。另外，相較於紀實攝影對事物、事件現象的直述傳統，以及人文關懷的道德預設，張晉羚羊掛角的立場與逍遙物外的心裁，擺脫了傳統和道德的雙重困局。此一內在超越的取徑，或有機會在當代攝影的主流論述中，分流出一條相對不涉理路、默會致知的認識渠道和創作空間。

單從影像的內容來看，創作者的處世態度似乎是出世的。不過，如果把《又一季》往中國經濟發展現況這塊背景布上一放，這些感時意象的現實意義似乎豁然開朗。地無分東西南北，年不分男女老幼，一律過著「北京時間」的中國人民，經濟上的時差恍若以世紀為單位。張晉注視著停留在經濟過去式的傳統社會，改革開放藍圖上長期被忽視的西北偏鄉與草民，面對沛然莫之能禦的現代化東風，能否安然挺過轉型的挑戰？還是與「現代」對話的機會也沒有，一切風行草從，逆來順受？

紅底白字的現代轉型標語搭襯震天價響的開發機具聲浪，《又一季》似以無聲的唇語，在此多聲道環繞的現代音場裡，吟詠著傳統文化價值的時命。古老素樸的生活方式，蘊藏著人與自然共生的觀念與順應的智慧。後世者如何在紛擾喧鬧的環境中保持冷靜，回過頭重新認識？聆聽那漸弱的胡笳與羌笛，可能例示的現代意義？看似心遊物外、滿紙玄言的張晉，反其道而行的姿態，猶如倒著走路的旅行者。他 180 度的轉身，面向祖國，背對中國，以退為進地倒行以入世。那倒行入世的在路上身影，彷彿提醒著：「人不只是經濟的動物。」

漢朝張騫兩次出使西域，自此開啓東西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官方管道，史稱鑿空。不論中國歷代版圖的變化如何地影響關塞的所指，大抵穿梭在關內外或古絲綢之路東段的張晉，其尚古或懷古之作，對於不解自身歷史文化價值的影像創作者而言，可能是一次逆向的「鑿空」(disenchantment)。心門被微微地推開，腦門被輕輕點撥的觀者，或將依緣門縫中射入的光線，反視空中的灰塵。拂去蒙塵的傳統與本土，重啟古今中外交流的關塞，也許能夠更加不卑不亢地往返於現代絲路。

張晉在絲路上的反身思路與倒行足印，一定程度地映現了個人的文化鄉愁，以及對現世的關懷。然而，新中國的文化發展，狀似一棵倒著生長的樹：上意等同天意自我民意。無處扎根的傳統文化精神，持續地飄盪在恍兮惚兮的歷史雲霧裡，舉目只見日，不見古時月。天無晝夜之別，文化何以存續？不知是幸或不幸，但是在滄茫無垠的大漠中，你我依稀望見有心人遠游招魂的背影，兀自在遙遠漆黑的地平線上，閃爍微光。

文：曹良賓

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定稿於紐約旅次